

除了获胜,踢球者都渴望在职业生涯中至少打进一个惊人的世界波,从而进入百年“进球集锦”。作家也是一样,“短篇小说家的终极雄心是有一两篇作品能进入最优秀的选集。这样自己的作品就可以长存,并拥有长久的、一代代的读者”(哈金)。因而,短篇小说家只能孜孜不倦地一次又一次地射门,哪怕放了高射炮,打中门框,或用鼻子勉强撞进一球。

掐指一算,本人专注短篇小说创作近20年了。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是因为该干的活没有干好,而且还要把一些时间浪费在百般狡辩上,为安慰自己,也为短篇小说。但每次狡辩以后很快又怀疑自己不是闲的……

我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因为写得爽。当初放弃别的事情,选择文学创作不就是为了一个“爽”字吗?短篇小说写作就是自己内心风雷激荡发出的一道闪电,直奔迷雾深处。如果精准击中目标,会燃起一团焰火,让我“爽不自禁”;如果差之毫厘乃至谬之千里,照亮的是一堆语言垃圾,那会让我郁闷、沮丧、恶心。但闪电划过夜空的瞬间,神秘,梦幻,转瞬即逝,永远让人着迷、兴奋,永远使内心惊涛拍岸。

短篇是白日里的焰火,黑夜里的闪电;是清晨新鲜荷叶上的一颗露珠,是黄昏归林倦鸟的一声呢喃;是巫山一段云,峨眉一捧雪;是生,是死,是灵魂出窍。短篇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信仰,是舌尖对刀刃的深情。短篇小说可以高耸入云,可以深不见底,像永远捕捉不到的暗物质令人驰骋神往。无论怎样赞美、推崇短篇小说,都没人敢明目张胆地反对,因为有太多伟大的短篇堵住了反对者的嘴。长篇和短篇没有必要“互搏”,各有各的“厉害”,用曹雪芹“砸”不死蒲松龄。我一直试图不断地写,向伟大的短篇致敬。每次对自己说,放下杂念,心存高洁,屏住呼吸,正襟危坐,因为时间开始了,我要写短篇了。那是我的至“爽”时刻,神圣不可干扰。每完成一个短篇,但凡自己觉得还过得去,至少也能“爽”上三五天。于是乎,时间就过去了。一晃二十年过去了,留下一堆歪瓜裂枣,却自得其乐、口舌生津,仍屁颠屁颠地写下去。

然而,写着写着便发觉有什么不对头。不是嚼芝麻糖的时候磕到了沙子,也不是杯里的咖啡突然没有了猫屎味,更不是因为短篇小说越写越难,而是写着写着,抬头却发现身边那些曾经一起写的同行者越来越少。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自己的小说居然能经常占据栏目头条了。如果单凭实力,不至于呀?难道是照顾“老同志”?果然是后者。原来我是老了,旁边争先恐后的几乎全是年轻人,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那些当初曾经信誓旦旦要一起把短篇小说进行到底的同人代呢?你们去哪儿啦?“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等候”,一个人在人迹罕至的小路上来回瞎跑,像一头驴扯下蒙眼的黑布发现磨房里早已“驴去房空”。原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改走大道,攀高山,揽大活,写长篇小说去了。哪怕他们偶尔弄一两篇短篇,也只是为了应付一下死缠烂打的编辑,或因为发现长篇丢弃的边角料可以做几张小板凳。被朋友们途中抛弃让我倍感寂寞和不安,有时候会怀疑自己,年近半百,还在傻乎乎地专注短篇,是不是看不清“现实”呀?期间,也有不少朋友和读者善意地提醒我:该写长篇了,别将有限的才华耗尽短篇上。短篇是小山丘,是池塘的涟漪,是森林里的矮树,长篇小说才是巍峨高山和星辰大海。有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短篇小说写完一篇又得重起炉灶,周而复始,像一百米的跑步训练,每次都全力冲刺,每次的成绩却都差点意思,差距是那么具体、可恨,肉眼可见却宛如天堑鸿沟。沮丧之余,真想去跑一次马拉松,痛痛快快地酣畅淋漓,哪怕累死在路上,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足球场上,长途奔袭的进球,总是比门前抢点进球更激动人心。

我觉得自己似乎也能写长篇,短篇里的那些创意、故事和人物完全可以拉成长篇。而我竟然把一笔好不容易攒够买房子的款用在每天买白菜上了。本来可以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却被拆散、肢解、打碎,变成一堆溃不成军的短篇,没有一记“世界波”,甚至连像样的射门也没有。傍晚散步经过学校足球场时,经常看到一两个孩子在练习射门,每次球都进,因为距离近,且无人防守。我心里想,如果写短篇小说也这么简单就好了。

实话实说,有一阵子,我写短篇的热情和爽劲断崖式下坠,既爱又恨,把座右铭“短篇小说万岁”更换为“去死吧,短篇”。一次又一次地地下决心:从明天起,做一个正确的人,面朝大海,开始写长篇。

可是,第二天,还是灰头土脸地继续写短篇;先把想好的几个写完再说吧。短篇小说不得劲了吗?好像没有呀。它仍然像匕首,像投枪,像闪电。依然有读者热爱它,赞美它,赏赐它。短篇小说有一种千种好,有一万条存在的理由。但它确实也有问题,它要真正解决好如何面对“现实”的问题。

什么是现实?对小说家来说,现实永远是一个巨大的谜,无法言说,也说不清楚,只能面对,抽丝剥茧,抵达真相,玩的是眼力劲儿和技术活。先不说技术,因为单论技术,短篇小说决不会输给长篇。但在处理现实的问题上,长篇比短篇更有优势。长篇是海阔,是泥石流,是春潮时期的洪水,是基建狂人挖掘机,是核爆炸,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短篇小说的巴掌打在“现实”的脸上,比不上长篇势大力沉、耳光响亮。这是短篇小说家们的共识。然而,现实繁杂、斑驳得让短篇小说无法描述、解读了吗?读者们都渴望全景式呈现波澜壮阔的宏大生活而对片段式揭示不感兴趣了?或者短视频取代了短篇小说而长篇小说暂时无法被取代?短篇小说不是直面现实的突击队、轻骑兵和狙击手了吗?对小说家而言,难道他们都摸到了短篇小说的天花板必须转战前程远大的长篇小说?这些问题既是疑惑,也是秘密。

我还知道的“现实一种”是:短篇小说集远没有长篇小说受欢迎。至今为止,谈短篇集的出版合同时,我不敢也不忍心跟出版社讨价还价,因为我知道我每多得一寸,他们就多亏损一尺。长篇小说卖出影视改编版权的几率远远高于短篇,因而,不少短篇小说家在画猫画狗上下苦功,因为他们需要靠它们捞点碎银养家糊口。人们在谈论一个作家时,永远首先谈论他(她)写了什么长篇。如果长篇经不起谈论,才退而求其次:他(她)早年还是写过一些好短篇的。他们说过,长篇小说是一个作家的压舱石,短篇写得再多,他们的船还是在风雨飘摇,即使侥幸过得了江,但肯定出不了大海。作家爱丽丝·门罗曾自嘲说:“短篇小说作家就像徘徊在文学殿堂的大门之外,不得其门而入。”她还引用凯瑟琳·曼斯菲尔的话说:“哦,我多希望自己写一本长篇小说啊,我可不希望自己死后留下的都是些碎片而已。”她自己则认为,即使人们夸你是契诃夫,但自己也还是会有那种感觉:不过是创作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故事罢了。短篇小说就是零敲碎打,东一锄西一锄。

可是,他们说并非全部的现实。幸好,现实比他们所谈论的丰富宏大得多,也客观得多。如果闪电听信于雷声,它不可能明白自己的去向,更不会先于雷声抵达世间。比如门罗,也不像她自嘲的那样。她的短篇金光闪闪,像钻石,像水晶,像刀片,像夜空深处幽暗之火,它们浓缩了生活,削去了多余和轻浮的部分,剩下坚硬无比之核,尖峰耸立,交相辉映,自成宇宙,从不同角度完整而准确地揭示了现实,抵达迷人之境。

当我发现了真正的秘密,我心里便坦然了许多。不再因为写短篇而东张西望、患得患失。我依然觉得短篇宛如宗教,虔诚者方能发现真谛。面对复杂迷乱的现实,短篇小说犹如锐利的短刀直插要害,撕开血淋淋的脓疮,剖骨毒,须臾之间,呼啸而来,拍马而去,快意恩仇。这种“爽”是短篇赋予的,尽管每次都很短暂,却可以频繁往复。短篇小说作家是最讲究叙述效率的,他们总是不顾一切、迫不及待地吧“现实”最好最精髓的部位挖出来割卖给读者。世间没有哪一条路是绝对正确的,因为每一个人走路的腿都不一样,但最重要的是抵达而不是死在途中。短篇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短。短并不一定就好,要看穿在谁的身上。现实过于肥胖,短显得捉襟见肘,不妨用床单把自己包裹起来站在镜子前看看,面对长篇小说,也不必妄自卑薄。我读过一些长篇,除了长,并没有其他过人之处,阅读的快乐比不上读一个短篇甚至一行诗。有些事情是注定了的,不是通过努力便能改变。绝大多数的作家都只是见证了现实、参与过现实,而“进球集锦”中并没有他们的身影。也许,所有的努力都只是白费,长篇、短篇写作都概莫能外。

当然,我也明白了,作为一个短篇小说家必须有所改变:短而优可长,长而优可短。长篇和短篇不是互为敌人。长和短都是抵达“现实”的方式,只要有足够的才华和体力,只要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可以“长亭更短亭”。因此,还归结什么,写着便是。(作者系广西小说家)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他以“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八字箴言,鼓励年轻一代“珍惜韶华,潜心读书”,弘扬优秀文化,坚定理想信念。

2014年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参加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

藏书阁里书声琅琅,吸引了总书记的脚步。他走进去,倾听学生们伴着古筝乐曲朗诵《弟子规》和《少年中国说》,希望孩子多从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

“我现在能脱口而出引用古典典籍,很多都是小的时候背诵的,终身受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中华民族要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

谆谆嘱托,殷殷期盼。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考察,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主题沙龙时,他告诉学生们,自己在青少年时代也非常喜欢阅读中华文化典籍,坚持一点一滴学。“直到现在,一有空就会拿起一本翻一翻,每次都觉得开卷有益。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同一座宝藏,一旦探秘其中,就会终生受益。”

“看好的文章,常有一种豁然开朗、醍醐灌顶的感觉,往往因为一篇文章、一段文字,内心会受到深深的触动。”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来到位于兰州市区的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一条河、一碗面、一本书”,是兰州的特色名片。一条河指黄河,一碗面指兰州牛肉面,一本书就是指《读者》杂志。

“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善莫大焉!”他叮嘱在场的文化工作者,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

10多天后,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他再次提起“阅读”,希望图书“创新服务模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图书馆建设。

早在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专程来到浙江图书馆调研,详细询问馆藏数量和古籍藏量、读者借阅数量、数字文献利用等情况,并仔细翻阅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等馆藏珍品。

2014年以来,全民阅读已连续9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印发;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春风浩荡,诗书飘香。

在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和亲自推动下,放眼神州大地,书香氛围愈发浓厚,精神之花繁茂芬芳。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记者 林晖、史竞男、王思北、徐壮)

古巴,专程去了海明威当年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第二次去古巴,我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我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我认为,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巴黎,他细数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及著作,表明“了解法兰西文化,使我能够更好地认识中华文化,更好领略人类文明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

在莫斯科,他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句“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深刻揭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伦敦,他以培根的名言“黄金时代在我们面前,而不是身后”为喻,希望两国面向未来,开辟崭新新时代……

“人民群众多读书,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厚重起来、深邃起来”

历史长河汹涌澎湃,唯有中华文明数千年历经劫波从未中断。琅琅读书声中薪火相传,对学习的热爱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血脉。

在文明意义上,中华民族该如何实现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阅读,正是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构筑民族精神大厦的重要途径。

犹如开凿一眼清泉,习近平总书记立民族文化之根,用书香赓续中华文脉——

2014年9月,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以出自儒家经典著作《礼记》的“小康”为例,阐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的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拿起桌上摆放的《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饶有兴趣地翻看着:“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一个多月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他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到北大探望国学泰斗汤一介,了解大型国学丛书《儒藏》编纂情况;赴北师大看望教师时提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在出访途中万米高空的专机上,与记者谈论“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一个民族的未来,寄望于青年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心青少年读书学习,强调

(上接第1版《习近平的读书故事》)

在福建宁德,组织当地县委书记参加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扛着自己的书带大家一起学、一起读;在浙江,要求绍兴领导干部背诵《兰亭集序》《钗头凤》,增进对当地历史文化了解;

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提出“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对领导干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要求贯穿始终……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为大家指出读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要力戒浮躁,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考,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使自己任何时候才不枯、智不竭”;

“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多读书、读好书,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养”;

“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努力提高思想水平和能力素质,并努力带动和影响各界别群众开展读书活动”……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深知文学艺术蕴藏的巨大能量,习近平总书记博览中外文学经典,涵养人民至上的真挚情怀。

上世纪80年代,去河北正定工作前夕,他听作家王愿坚讲了柳青的故事。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定居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蹲点14年,《创业史》很多素材就是从14年的农村生活中得来的。

“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王愿坚对习近平说,中央一个文件发下来,柳青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如果对人民的心声能了解到这个程度,那对施政不是很有帮助吗?

32年后,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及这段往事,鞭策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

这次会上,他还提起“也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的巴金故人贾大山。1982年,年轻的习近平到河北正定工作,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彼时的习近平是盼望老乡们日子能红火起来的县领导,而贾大山是一位来自群众、热爱人民的当地作家。炮轰着对人民同样的深情,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挚友。

习近平曾说:“文艺与从政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也有一些通行的规律”。多年后,他在《忆大山》一文中感念:“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从政与为人的参赞和榜样”。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文艺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

2015年9月,在美国西雅图,他讲述了自己的一段“文学情缘”:

“海明威《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第一次去

(上接第1版《让书籍化作“滋养灵魂的清泉”)

广西作协主席东西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自己是在阅读中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写作。“我特别痴迷于那些锐利的思想、精准的语言和生动的细节。我在阅读中寻找共鸣。”而他自己写作的动力,也是想在这个世界上寻找知音,正如马尔克斯所说,写作是“为了让我的朋友们更喜欢我”。

新疆作协主席阿拉提·阿斯木说,经典的、优秀的著作是历史与时代恩赐给我们的宝贵礼物。书籍开启我们的善德,改变我们的精神世界,帮助我们与时代一起成长。有了书籍,那些伟大的、离我们而去的作者们,依然能够通过文字向我们传道授业解惑。通过阅读,我们得以向那些留给我们丰富精神财富的前辈们致敬。我们懵懂的时候,是书籍指引我们走向光明,于是我们学会了感恩和创造,在人间留下奉献社会的足迹;当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世界坚实的根基来自知识的时候,阅读就在世界的各个花园和角落里,变成了我们亲密的朋友。他说,从阅读到写作,书始终是自己温暖的炉火,是恩赐自己智慧和力量的法宝。阅读是永恒的财富,“生命诚可贵,阅读永最好。”

重庆作协主席冉再冉说,“读一万本书,过一万个不同的人生”是一句大实话,但有真正爱读书、爱阅读的人才能体会到个中深义。“我们每个人的所见所闻、心心念念,都储存在生命的仓库里。随着年龄的推移,这些零散琐碎的点滴,慢慢都会在面容肢体、性情行为上体现出来。每个人身心的最终塑形,都来自后天的习得和收藏。”她谈到,自己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催眠师甄妮》,前后花了十年,其间的写作修改都伴随着大量的阅读,既读心理学、哲学、政治、经济、宗教、文学等方面的书籍,也读社会时代这本大书。对于写作者而言,是阅读成就了写作,她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通过被阅读而抵达、滋养读者的心灵。

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说,一个人识了字,最大的快乐和实惠就是读书。“书开阔了我的眼界,愉悦了我的身心,陶冶了我的性情,丰富了我的知识,升华了我的精神。”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心情,只要有好书可以阅读,一卷在手,便能沉浸其中,废寝忘食。“很多年前,我一个人在偏僻的山村插队落户,书是驱散了我的孤独,使我在灰暗的岁月中,心存对未来的希望,保持着对理想的憧憬。在一盏飘摇不定的油灯下,书引领我远离封闭和黑暗,向我展现辽阔和光明。因为有了书,那段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日子,变得很充实。”他说,在人类各种各样的享受方式中,其他享受都有尽头,唯有读书的快乐是长久的。只要还活着,还能用眼、用脑,就还能继续读书,继续享用永不会失去美味的精神佳肴。“在黑夜,书是烛火;在孤独中,书是朋友;在喧嚣中,书使人沉静;在困倦时,书给人激情。读书使平淡的生活波涛起伏,也使天暗的人人生荧光四溢。有书作伴,即便在狭小的空间,也能上天入地、遨游古今、振翅远翔。漫长曲折的历史和浩瀚无垠的宇宙,都会融汇于心,化作滋养灵魂的清泉。”

谈及纸质书在今天是否已经退出了人类生活的视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认为,在今天这个电子化阅读的时代,很多人确实有这种忧虑,但纸质书和人类数千年的文明是紧密相连的,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拥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书写文明时代的产物,代表了书写文明的伟大成就。阅读纸质书的生活,是一种文学的生活,一种有诗意的生活。“诗意不必在远方,手捧一本书,泡一杯茶,诗就在你的手中,在纸质书上。”他说,在网络时代,电子阅读固然也很重要,但纸质书的阅读是一种更为完整的阅读,它能让我们阅读更有耐力、更有持续性,让我们的心沉静下来,让我们和知识的交流慢下来。“今天人类的生活都太匆忙,我想我们可以从阅读纸质书开始,做一个爱书的人、一个热爱阅读的人,为维护这个世界的美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罗建森)

42种图书入选2021年度“中国好书”

据新华社电 在中宣部指导下,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2021年度“中国好书”日前揭晓,共有42种图书入选。其中,年度荣誉图书2种,主题出版类9种,人文社科类8种,文学艺术类14种,科普生活类4种,少儿类5种。

年度荣誉图书为:《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简史》。

主题出版类图书为:《向北方》(李红梅、刘仰东著)、《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编)、《百年革命家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编)、《问答中国:只问路对,谁怕行程远?》(陈晋著)、《奋斗与梦想: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百年追梦历程》(李捷著)、《觉醒年代》(龙平平著)、《天晓:1921》(徐剑著)、《靠山》(铁流著)、《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何建明著)。

人文社科类图书为:《大医马海德》(陈敦德著)、《数字解读中国:中国的发展坐标与发展成就》(贺福敏、甄峰著)、《发现三星堆》(段渝著)、《中国北斗》(龚盛辉著)、《古典植物园:传统文化中的草木之美》(汤畅著)、《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贾康、刘薇著)、《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

专家研讨长篇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

本报讯 4月22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北京出版集团主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季栋梁长篇报告文学《西海固笔记》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王野群,北京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康伟出席并致辞。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一级调研员张瑞江,北京出版集团党委委员、董事、总编辑李清霞,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凌云、总编辑马艳霞,以及孟繁华、贺绍俊、胡平、白烨、陈福民、梁鸿鹰、刘琼、李林荣、张莉、李云雷、饶翔、徐刚、岳雯、丛治辰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会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主持。

宁夏西海固曾“苦瘠甲于天下”。1982年,国家启动实施“三西”农业建设扶贫工程,开中国区域性整体贫困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先河。1996年,中央做出推进东西对口协作的战略部署。20多年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主动扛起对口帮扶宁夏脱贫攻坚的历史使命,将单向扶贫拓展到两省(区)经济建设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广覆盖的深度协作,与宁夏人民一起创造了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帮扶的“闽宁模式”。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以贴近现实的创作,书写了宁夏西海固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历史进程。(行 起)

(朱云汉著)、《王安石传》(崔铭著)。

文学艺术类图书为:《平安批》(陈继明著)、《有生》(胡学文著)、《远去的白马》(朱秀海著)、《太阳转身》(范稳著)、《北地》(老藤著)、《暖夏》(王松著)、《大望》(李凤群著)、《回响》(东西著)、《锦绣》(李铁著)、《北纬四十度》(陈福民著)、《中国石窟简史》(美)常青著)、《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韩劲松著)、《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李时新著)、《翻板》(卢山著)。

科普生活类图书为:《月背征途:中国探月国家队记录人类首次登陆月球背面全过程》(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著)、《山川纪行——臧稼野外日记》(臧稼著)、《人体泌尿科学惊奇》(宋刚著)、《深海探秘:换一个角度看地球》(张建松著)。

少儿类图书为:《一个女孩朝前走》(阮梅著)、《丰子恺家塾课:外教教我学诗词》(宋菲君著)、《地球史诗:46亿年有多远》(美)苗德岁著)、《树孩》(赵丽宏著)、《乌兰牧骑的孩子》(鲍尔吉·原野著)。

(史克男 徐 壮)

邱华栋在讲话中提到,《西海固笔记》出版的时间节点非常重要,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脱贫攻坚、全面小康是习近平总书记强力推动的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的作家在这样一个宏阔的历史进程中不能缺席。季栋梁生活在西海固,他在书写中国社会变革的历程中,紧紧把握住扶贫这个重要题材,写得非常用心,也非常突出。”他认为,《西海固笔记》从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上,都是非常出众的一部作品。

与会专家认为,《西海固笔记》以原生态的手法,贴近现实的人物,去发现细节、感受细节、思考细节,敏锐地捕捉和表现了脱贫攻坚事业中的新因素、新气象,写出了一部新时代的“创业史”,记录了大量脱贫攻坚事业中涌现出的时代新人,以及他们身上闪耀的时代精神的光芒。季栋梁是作为捍卫西海固人的尊严而写作,他写的是西海固人的尊严,写的是西海固精神。在写法上,《西海固笔记》兼顾了历史深度,同时也照顾到了贫困的来源、治理之困等方面,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脱贫攻坚伟业中投入的力量,刷新了我们对西海固文学风景、历史风景和现实风景的认知。除作家的本地人视角之外,还应该注意到他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写作,作家用一个小视角切入了一个大主题,点点滴滴记录下了西海固的今昔之变。(行 起)